

电影海报手绘情(下)

◆ 刘俊 吴尉



没上映的电影,对于美工们来说,也算是享受了工作带给他们的“特殊待遇”。

李树德回忆说:“那时,上午看两个片子,都是要看到十一点半十二点钟,也没有客饭,就饿着肚子骑回来。回来后,要很快地消化,投入创作。”

遗憾的艺术

有人说,手绘电影海报是“遗憾的艺术”,因为一张电影海报张贴一周左右就会被撕毁或覆盖掉,一张张海报也就成了一段段回忆。

贴海报,对于美工们来说是个小小的考验,因为好几个平方米的海报,能否完整地呈现给观众,就看张贴的技术不过关。很多美工有这样的记忆:天冷的时候,糨糊贴上去之后,冰住了,马上就结冰了,贴不上去了。刚贴好,风一来,又吹到马路上面去了。

在那个年代,每次张贴新的电影海报,都会毫不吝惜地撕毁旧的海报,那时候也没有

很强的收藏意识。上海的民间收藏家刘德保曾经想收藏影院门口的手绘电影海报。但是收藏起来难度很大。一来,海报扯下来再把它拼好,再卷起来摆在一起,这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电影海报是短命的艺术。二来,收藏电影海报还需要很大的空间。尽管如此,刘德保还是收藏了许多发行印刷的手绘海报。他这间用来摆放藏品的房屋内,就留存着许多电影海报。刘德保说,有一些海报是墙上揭下来的,已经没有用的,但是还可以看到一点历史的画面。后来认识一些美术界的老朋友,包括一些电影院当年的画家,就把他们的电影海报收藏起来,日积月累,已经收藏了五千张了。

除了电影海报外,还有电影说明书、电影连环画等看起来十分生动同时又携带方便的小型图书作品,这对喜爱电影的人来说,无疑有了更多渠道去了解电影。1950年代,电影说明书一分钱一张,很多人还是买不起的。不

过,凡是出来一部电影的连环画,都有爱好收藏的人去买。有时候,这些连环画在各大书店不一定同时出来的,还要跑遍全市去买。无论是电影海报,电影连环画还是电影说明书,它们既是电影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某个时代人们生活状态的一种体现。

电影是流动的艺术,海报是凝固的艺术,一幅海报往往浓缩了一部电影的精华。1995年,在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沪西工人文化宫专门组织了一次电影海报展览。在电影海报展览馆里,人们重温了一些老画师的优秀电影海报,近百幅电影宣传画令人耳目一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那个崇尚看电影的激情岁月里,手绘电影海报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黄金时代”,无论是绘画的美工,还是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回想门口张贴的大幅海报,仿佛都还历历在目。随着时代的悄然变化,娱乐活动逐渐增多,影院的布局不断改变。2000年后,手绘电影海报逐渐被电脑制作喷绘技术所代替,手绘电影海报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上世纪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下,老的电影院纷纷开始尝试寻找更为直接的盈利方式,老城区中的破旧电影院,逐渐被拆迁或者改变经营项目。而且,现代影院里电子的、高科技的展示琳琅满目,电影宣传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依赖海报。

这种情况下,美工们也感受到自己的境遇变迁。2014年4月,年满60岁的李树德正式从美工岗位上退休,作为“最后一代美工”,李树德的退休宣告了影院美工这个专门岗位的终结。但是美工们拥有的绘画才华在其他领域依然可以施展,因为时代在变,不变的是那些充满了历史意义和美术价值的作品,以及手工创作所带来的温暖情怀。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摘自《档案春秋》2015年12期

迪士尼浦东梦

叶永平



7.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迪士尼的运作模式,那就是擅长将迪士尼动画复制还原到迪斯尼乐园,从平面文学形象跳跃为立体三维的场景环境,这是迪士尼的智慧,也是迪士尼的杰作,不同于其他游乐项目的妙笔生花之处。难怪,凡是到过迪士尼乐园的游客,不论男女老少,对其中的不少游乐园区或项目早已耳熟能详,连其中的迪士尼动画故事也早已起码略知一二。因为,迪士尼动画早已深入人心,路人皆知。

迪士尼在浦东的“蓝图”,仍然遵循着迪士尼的“法宝”,将那些在其他迪士尼乐园的成功经验,加以“梦幻大师”们的创新和复制,打造一个能够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迪士尼。

浦东迪士尼的“十套游乐设施”是什么呢?披露的信息是:小飞象、喷气背包飞行器、旋转木马、旋转疯密罐、雷鸣山漂流、加勒比海盗、七个小矮人过山车、创极速光轮摩托、飞越地平线、小飞侠。这些游乐设施,有的是其他迪士尼乐园里的“常见项目”,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则是同名不同内容,或者有了更新的项目。再有就是只有在浦东迪士尼里创新的项目。

在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和洛杉矶迪士尼乐园,都有名叫《疯狂茶会》的旋转杯,同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形式和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外观上及装潢上稍有不同。在洛杉矶迪士尼乐园里,还流传着一种猜测:这18个旋转杯,有的旋转速度快些,有的慢些,游客往往会去猜测究竟是“紫色杯”还是“橙色杯”?根据自己的喜爱去选择快慢。

如果仅仅是旋转杯,这对游客的吸引力是远远不够的。迪士尼公司的“梦幻大师”们赋予其《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情节,让你超越时空,进入爱丽丝的梦幻仙境。但愿我们在浦东迪士尼乐园也能有此番美妙的游乐享受。

关于雷鸣山漂流的游乐项目,这倒是浦东迪士尼乐园里值得期待的地方。因为在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世界的神奇王国探险世界《丛林巡航》,游客坐着小船游逛,去欣赏不一

般的景致。在香港迪士尼乐园,有《森林河流之旅》随着探险船顺流而下,向远离喧嚣的原始森林出发,展开惊险刺激的历险之旅。河道上处处充满引人入胜的景色,更随时出现惊喜。那随处可见的木筏,摇摇欲坠的废墟,炙热的喷泉,正在嬉水的大象,顽皮的河马,袭击帐幕的大猩猩,让你想不到的挑战,而探险船却越过重重险阻,完成胆战心惊的旅程。在美国洛杉矶迪士尼乐园,有坐小船漂流的游乐项目,那是在由电脑控制下,小船底部装有轨道,在水里行走,前前后后,相互不会冲撞。随着“河道”的高低起伏,小船也会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激流而下,水花四溅。那么,浦东迪士尼乐园的漂流项目到底是何模样?这倒给我们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据资料,七个小矮人过山车,曾经在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幻想世界有过扩展的计划,而今出现在浦东迪士尼乐园的游乐设施。

浦东迪士尼乐园,是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地方,是个展现迪士尼公司“梦幻大师”天才和智慧的地方。报载,浦东迪士尼乐园有个游乐景点叫“十二朋友园”,这里可以感受迪士尼的神奇世界独一无二的设计,打造既有原汁原味迪士尼特色,又有十足中国风情的迪士尼乐园和度假区的传统,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将为游客带来“不止一日”的沉浸式神奇体验。在中国,十二生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迪士尼深谙于此。“十二朋友园”将迪士尼标志性的故事讲述和传统中国元素完美融合,为游客创造与本命年生肖合影的绝佳机会,与亲朋好友一起在此留下永恒的美好回忆。

据悉,这融贯中西文化的“十二朋友园”占地11英亩,内有12幅大型壁画置于其中,将分别以公众熟知的迪士尼故事角色表现中国的十二生肖形象。可见,其在浦东迪士尼乐园“量身定制”中的运筹帷幄及营销战略。

在农历羊年新年来临之际,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揭晓了“十二朋友园”的更多细节。位于上海迪士尼乐园中的该景点将为游客呈献由深受喜爱的迪士尼与迪士尼·皮克斯动画明星演绎的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延续全球迪士尼乐园和度假区的传统,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将为游客带来“不止一日”的沉浸式神奇体验。在中国,十二生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迪士尼深谙于此。“十二朋友园”将迪士尼标志性的故事讲述和传统中国元素完美融合,为游客创造与本命年生肖合影的绝佳机会,与亲朋好友一起在此留下永恒的美好回忆。

17.送走了孩子,送不走债务

“我们熬了八年,现在快熬不动了,可是这债还没还完……”说这话的是武汉市蔡甸区七十岁的老太太吴清。

1986年,吴清十八岁的独子朱方从汉口打工回来,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白血病。这对一个贫寒的农家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我们当时就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吴清说。但医生告诉她,这是慢性病,治疗及时的话可以再活一二十年。于是,吴清和丈夫朱耀耀咬牙,决定尽力给儿子治病。

儿子每年要住三次院,每次都要找亲戚和乡邻们借钱。病情稍一稳定,儿子就到外面去打工挣钱还债。老两口在家里更是百般辛苦,朱耀耀做篾匠手艺,起早贪黑地做活;吴清则负责种地,收获的粮食蔬菜舍不得吃,挑到两公里外的镇街上去卖钱。每次卖得一点儿钱,就计划着先把谁家的钱还上,可往往还来不及归还,儿子又要住院,马上又是一大笔花销。十九年来,他们给儿子治病总共花了三十六万元,绝大部分是借的。

在家里,老两口连米饭菜都舍不得煮,而是吃“箍粉头”——将大米碾成粉,加入南瓜和菜叶子等调成面疙瘩。即使这样,只要儿子的病情没有恶化,老两口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种艰难的生活又持续了十年,三十七岁的儿子最后还是熬不过病魔的折腾,于2005年3月28日不幸离世,留下了十一万多元的欠债。

吴清说,她不止一次有过随儿子同去的念头,但最终支持她活下来的力量,却是那些好心的债主。一些债主说,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钱的事先不要考虑。但老两口不这么想,儿子虽然死了,但债务不能“死”。“别人借钱给我们,已经是帮了我们了,怎么能不还?不还的话,我们到死也不安心。”此后,老两口更加省吃俭用,每次手里攒够两三百元,便赶紧给债主送去。一个亲友几千元的债,他们经常要跑一二十次才能还上。

朱耀耀曾是篾匠社的员工,退休后每月能拿到一千多元的社保金,这是家里最重要的收入;吴清仍然成天在地里忙活,但现在已翻

不动土地了。两人身体的都不好,朱耀有脑血管,吴清有心脏病,即使是吃最廉价的药,每月也要花去上百元。两个老人省吃俭用,每年省出约一万元来还债,八年还了八万元,到2013年笔者前去采访时,只剩约三万五千元了。他们还在努力……

单亲妈妈吴梅,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让儿子出国留学。她说:“当时家里人不同意,只有我一个人支持他。我对他说,我的儿子想去哪里,我就支持他去哪里,好男儿志在四方。”于是,吴梅借钱送儿子进了澳洲墨尔本大学,为此背了一身债。没想到,毕业前夕,儿子潜水的时候出了意外……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韩生学



2012年8月,儿子二十三岁生日那天,从冥冥中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似乎冥冥中有天意,懂事的儿子在信中细细回忆了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最后,他请妈妈12月来墨尔本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可是,12月还没有过完,2011年12月24日,他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母亲。

儿子离去后,吴梅的生活完全失去了重心。可是她知道,自己无法永远这样逃避下去,终究要面对现实。她说:“还是要回去上班。为了儿子的教育投资,我当初借了三十多万元。不但要清债务,还要给自己存养老的钱。我这辈子没依靠过别人,今后更是要全靠自己了。”

前文提到的许少可,为了给女儿治病,他辗转各大医院,花去八十多万元,不仅将自己和父亲的房子卖了,还借了六十万元的外债。

女儿死后,他身体垮了,无法再上班,于是办了病退手续,每月只有区区几百元的生活费;妻子一直没有工作,还需要看病吃药,他们家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而政府对“失独”家庭的补助,他们没有资格领取,因为妻子还没到文件规定的四十九岁。

对湖南省怀化市1450个“失独”家庭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5%的“失独”家庭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低水平,其中42%的家庭靠低保生活,这其中又有15%的家庭背负沉重的债务。